

珠还传奇

第三章

古老的廉州城地处廉江口东岸，自宋元祐间建城至今已有500年的历史了，其间由坭城改建为砖石结构砖城，并在东、西、南、北四个城门之上建有门楼，城门两旁建有窝铺。廉州府署即在城之中心。

廉州府署。两头巨大的石狮拱立门前，气象森严。府署有前中后三进，前为门楼。二进为大厅，三进为正堂。大厅旁有两厢和吏厅，为官吏办事之所，正堂为知府审理案件之所。

正堂右侧为花厅。花厅四壁有名人书画，有花卉盆景点缀。厅的两旁有太师椅及茶几，正中处放一八仙桌。陈设朴素典雅。金俊兀坐在八仙桌旁的鼓凳上，一边的太师椅上坐着知府。千户田治坐在金俊对面的酸枝木交椅上。千户向知府挤眉弄眼。知府会意地看着金俊狞笑。

千户：“大爷，听说先年你们金、邓几家珠民在杨梅池合力杀伤守池鲨鱼采得一颗晚上能发光的夜明珠，由你家收藏……是么？”

金俊摇了摇头：“没有此事……”

知府给金俊斟了一杯茶：“老伯，你把珠子献出来，本官没亏难你，送你一百两黄金，兼之豁免你一家的欠税和徭役，怎么样？”

这时一个差役捧出一百两黄灿灿的金元宝，递到金俊面前。金俊依然一动不动，连看一眼也没看。千户：“老伯，再说吧，那颗珠子又是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呵！”

“草民委实不敢瞒大人，那颗珠子早就被倭贼抢去了。”

千户指指桌上的金条，又恐吓金俊：“能不能受用，就看你。如再说谎，当心你的舌头。”

金俊依旧漠然无所动：“那珠子确实没有了，大知府看看利诱不逞，怒喝一

声：“贱骨头，给我滚！”

两个差役走了进来，将金俊推了出去。千户呲牙裂嘴地谄笑，又跟知府低声嘀咕了一下。知府无可奈何地耸了一下肩膀。

两个差役将海生带进大堂。知府亲自替他解下捆索，让他坐下，又给他端上一杯茶。然后满脸堆笑，慢吞吞地说，“老弟，你是南海的采珠名手，本官久仰大名。听说你们村中有一颗珠子，晚上能放光，就是你们金、邓几家先年在杨梅池合力杀伤守珠的大鲨鱼从海底夺得的……”

海生深知这颗夜光珠是蛋屋村之宝，得来不易。当年海生、观升等十几个珠民合力搏杀守珠鲨鱼夺得夜光珠的惊险一幕又重现在海生眼前。那是前年的事：珠母海上的杨梅池海底深处。海生、观升等人挟着钢刀、衔着匕首，握着鱼镖，隐蔽在袅娜而鲜丽的海草中严阵以待。他们监视着守护大珠螺的那一双青龙鲨的前方。

陡然间，风涛大作，青龙鲨像受到了巨大的惊扰，激烈地翻腾起来，这双青龙鲨突地朝海生他们冲过去。当双鲨张开三尺来宽的血盆大口冲到他们身边时，他们一齐迎上去，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生死搏斗。海生和观升他们一面与鲨鱼搏斗，且战且退，把巨鲨引离“石桌”的另一边。‘石桌’面上的那颗大珠螺，微微绽开着，白里带红的‘螺舌’伸放在桌面上。隐蔽在石桌不远的岩石穴中的金俊老汉，执着珠刀突然从石穴中冲出，将珠刀插进大珠螺中，一手把光闪闪的乒乓球大的夜光珠塞进口里，浮到海面上去了。海底深处，海生握着钢叉，观升握着鱼镖，一前一后的与巨鲨搏斗。几个珠民围着另一条巨鲨鏖战。一个珠民被巨鲨咬伤了，鲜血涌了出来。海生握紧钢叉，对准巨鲨的头部奋力掷去，深深地从它的一只巨眼插了进去。那巨鲨顿时暴跌不已，忽上忽下地翻搅，海水震荡，声若雷鸣，向海的一方逃去。观升扶着受伤珠民游出了海面。此时，海生又掣出珠刀，向另一条巨鲨冲去，一珠刀削去了巨鲨背上的一大块鱼鳍，那巨鲨痛得团团打转，

此时又有两个珠民负伤了，但珠民越战越勇猛，那巨鲨最后因负伤，逃逸去了。

往事在海生脑子里一幕一幕地展现着。知府接着说：“本官知道，这颗珠子是由你们几家轮流保藏的。现在本官想借观一下，老弟能给本官借来么？”他用闪幽幽的三角眼看看海生，指指托盘里的金条，跟着又细声细气地凑近海生：“这些供老弟化用，不用推却……”

海生听到这里，气得浑身发抖。“我们村上没有那样的珠子，我什么也不要，我要回去，我们没有罪过！”

知府连忙陪小心说：“老弟，本官还有下言！”海生狠狠地瞪着他：“你说，你说！”

千户又在一旁劝说：“嗯，老弟，有你的好处哇！”

知府还是做好做歹，叫差役又给托盘内添进了几根金条，再重新端上一杯茶：“老弟如果愿意，今后还可以留在本官身边当一员总旗……”

千户也过来拍拍海生的肩膀，在海生面前翘晃着大拇指：“英俊有为，前途万里哪！”

海生不为所动，鄙夷地坚决不加睬理。

知府看到软的终究无效，于是勃然大怒，拍案吼叫：“不识抬举的混蛋，押出去！”

千户也从旁帮腔：“妈的，敬酒你不吃吃罚酒！”

廉州府署的正堂，为单檐歇山结构，为三开间，前面有两条大水柱，大堂内有四条金柱。大堂建造得庄严肃穆。正堂后方挂着一块“爱民如子”的镂金匾。

堂上安放着力棍、脑箍、皮鞭和烙铁等刑具。公案后面坐着酒糟鼻子的知府，大堂两旁站立着如狼似虎的公差。知府吆喝一声：“带犯人……”公差将海生、观升、金俊及珠民乙、丙等推上公堂。

知府：“海生，你私藏国宝该当何罪？”

海生：“大人，我那有国宝，冤枉哪！”

知府大声咆哮：“你还狡辩，给我杖八十。”

差役将海生按倒在地上，施行杖刑，杖棍打在海生屁股上，发出“噼噼”的响声。海生咬紧牙忍受着。

杖刑停止了；知府又喝问：“宝珠藏在哪儿？”

海生痛苦地：“大人，冤枉哪！”

知府：“给我再杖！”此时海生昏厥了过去。差役：“老爷，犯人昏过去了！”

知府点头不语，一个差役端来一盆清水照海生头上泼去。少顷海生微微动了一下。两个差役将他拖到了一旁。

知府又对观升：“观升，你知情不报，该当何罪？”

观升：“大人，我什么也不知道！”

知府拍案咆哮：“给我杖八十！”

四个差役将观升按倒在地，一个差役用杖棍雨点般杖在观升屁股上，观升被打得皮开肉绽，趴在地上，咬紧牙关，一声不吭，豆大的汗珠从脸上滴滴的淌在地上。

金俊和珠民乙、丙被缚在一旁低着头，屏着气。金俊的前额和两额冒出了汗珠，从他的铁青脸色看来，金俊老汉显然已在监牢病了好几天了。珠民乙将身体护着他。

杖刑停止了。知府又问：“宝珠藏在哪儿！”

观升趴在地喘着粗气，他全身都被血水湿透了，他一声不吭。

知府暴跳如雷：“给我杖！”

一差役走近公案前：“知府，他的屁股都打烂了，他挨不了几下啦！”

知府：“屁股烂了多少？”

差役：“他的整个屁股都皮开肉绽了。”

知府又转向金俊老汉：“金俊，杖八十！”

两个差役走到金俊面前，待要拖金俊老汉接受杖刑。海生一个劲从地上挣扎起来，忍痛大呼：“且慢，这老汉病着，八十大杖由我顶受吧！”

知府一听海生要顶替金俊杖刑，使用三角眼瞟了一下海生：“还没受用够吗？好，与我杖！”

差役于是又七手八脚地将海生按倒。金俊连声大呼：“海生……”便昏了过去。

珠民乙、丙等一齐央求：“大人，杖我吧！”

知府指着珠民乙：“你别着急，下一个杖你。”海生忍着痛，接受杖刑。海生又昏了过去。他的屁股没有一寸肌肉是完好的了。

这时一匹褐红色骏马直朝府署奔来。差官翻身下马，把背上黄裱公文包袱解下，取出公文递给守门差役，差役向差官哈了一下腰，转身向府署内奔进大堂。

“老爷，有紧急公文”，差役将公文递给知府。知府接过公文一看，惊惶失措地，命令左右属僚：“钦差大人到，火速迎接。”

廉州城郊。在通往长亭的官道上。差役来去倥偬，车马纷纭，一队队穿着红色战袄的士兵，仪仗鲜明，大摇大摆地来回巡逻。道旁的枯松树上，群鸦惊飞，在空中上下盘旋，‘呱、呱’直叫。不远处传来凄惋的歌声：

“可怜村童不着裙，
四山戎马闹纷纷。
竹房无瓦钵无米，
犹折山花迎内臣。”

十里长亭，为重檐歇山结构的六柱亭。亭四周有回廊，前后石级而上，六条大柱均为花岗岩石雕凿而成，瓦面为绿瓦，飞檐翘角，葫芦盖顶，气势恢宏。这时知府、知县、兵备等大小官员，恭候亭前。无数老百姓夹道排列，在官兵的来

回监视下，哑然无声。

少顷，又有一骑快马飞奔而至，差官翻身下马，急步走到知府跟前傲慢地：“钦差内臣距这里两华里火速列队欢迎……”

“所有官绅士民都在这迎候钦差大人。”

知府哈了一下腰又说：“酒席设在府署后厅。”

差官：“有无鼓乐舞伎……”

知县在一旁哈了一下腰抢着回答：“有，一切都筹备妥当……”

这时，长亭不远处旌旗蔽日，尘土飞扬，内官谭纪一行浩浩荡荡的走到长亭。知府、知县等人毕恭毕敬的迎上：“大人一路辛苦！”谭纪一一与知府、知县、兵备拱手：“劳驾、劳驾……”谭纪转向列队百姓：“各位父老乡亲辛苦了……”

突而风雷大作，石走砂飞，林木为摧；了无片云的天空，暴雨如泣。天在悲泣。鹑衣百结的群众面带愁容一片骚动。知府见此情景忙向谭纪：“大人，府署内早已摆好酒席，请到府署……”谭纪被迎进早已备好的四人大轿；知府的坐轿领前，在天雨如泣中走向府署。

夜。廉州府署内的花厅中，灯烛辉煌，台上摆着龙虎凤、清炖穿山甲、果子狸、鲍鱼、鳝肚、龙虾等山珍海味，官员们觥筹交错。知府等地方文武官员在给内监珠臣谭纪敬酒。花厅一旁鼓乐齐闻，舞伎在轻盈起舞。谭纪醉醺醺地拿着一杯满满的酒，走到舞伎旁拉着一个舞伎的手：“来，漂亮的小妞，饮了这杯酒。”舞伎接过谭纪的酒，一饮而尽，娇滴滴地：“多谢大人！”这时谭纪一把抱住舞伎：“我的美人儿……！”谭纪一个劲地吻着舞伎，知府、知县等哄堂大笑。

这时差役牵出一只生猛猴子，缚紧在酒桌下，猴头镶在台桌园洞中。知府：“大人，请尝鲜猴脑！”谭纪推开怀里的舞伎，回到座位上：“呵！鲜猴脑……”

知府：“这是合浦的特产，猴脑能健肾，补脑，多食长生不老……”

谭纪：“是么？”猴子在台下用力挣扎。差役将猴头的毛剃去，然后用热水

将猴头洗干净，接着用小铁锤向猴头用力敲了几下，台下的猴子又一阵猛烈挣扎。

知府手拿小勺：“大人，先尝……”谭纪用小勺滔了一勺猴脑，然后放上白糖，放进口中：“味美，味美……”知府、知县等先后滔着猴子脑：“尝呵！”

一阵阵的喧闹声，沸沸扬扬。一片“请啊！”、“饮啊！”、“干啊！”之声不绝于耳。

酒至半酣，谭纪醉醺醺地训示众官僚：“诸位，要升官就看这一次啦！贡珠要多，要好，皇命紧急，对那些顽民落手务要狠啊！”

知府应声：“千岁放心，下官等一定把这件大事办妥，报答皇上和千岁！”

兵备：“几个顽民，我已抓来拷打一番，他们善得多啰！”

谭纪不满地：“把他们抓起来，打死了，谁来采珠？”

知府：“珠民刁蛮，不整治一下，他们是不听使唤的。”

谭纪微点了点头：“把抓起来的珠民放了，择日采珠。”

知府献媚地：“下官已备大小漕船二百多了……”

谭纪一听面带怒色：“不成，这次大采，大小漕船五百，人伙三千……”

知府浑身哆嗦着：“大人，本府辖下恐怕没法征到这么多漕船，况且沿海珠民也有不少外逃的……”

谭纪一听，勃然大怒：“违抗皇命，该当何罪！”知府颤栗着：“下官不敢，所需人伙，漕船下官一定照办。”接着谭纪掏出一章表单递给知府，知府哈着腰双手接过表单展开一看，上面写着：

大漕船六百只

小漕船二百五十只

人伙、一万五千名

伙船银七千五百两

知府看了表单，吓得面如土色，不知所措。这时谭纪酌满了两杯酒对知府：

“来，祝你顺利，干了此杯……”

知府：“干、干……”知府一饮而尽，他对知县、兵备：“你们听着，人伏银两从徐闻、合浦、石康、钦州、灵山征集，糟船则在钦州、合浦、徐闻等县征集，务必在一个月之内，征集完毕上报本府，如有闪失，严惩不贷。”知县、兵备等连连应声：“下官当尽力筹办，报答皇上。”

谭纪：“对那些闹事蛋民，格杀勿论。”

廉州府监牢，紧靠府署西北角。监牢有门直通府署。牢门左侧的木牌子上写着“监牢重地，闲人免进”。牢门上方塑有一个吊睛白额虎头。牢门外有两个狱卒看守。监牢内，阴阴森森，通道两旁便是用大木栅构筑的牢房，牢房内是蓬首垢面的“犯人”。通过通道便是一座大石砌成的牢房。海生、观升、金俊和珠民乙、丙都关在里面。

廉州城南郊蜿蜒曲折的小道，乔装成中年妇女模样的媚川，手提竹篮，朝城里走来。媚川竹篮里装着海生爱吃的饭包粽和爷爷爱吃的莲叶蒸饭。自爷爷和海生被官兵抓走之后，她在家日日夜夜都盼望爷爷和海生，可是半个月都过去了，始终没有知道爷爷和海生的下落。今天她耐不住了，决定到城里探听爷爷和海生的消息。媚川半夜就做好了荷叶蒸饭和饭包粽，鸡叫头遍她辞别妹妹便出发了。中午时分才到城里。媚川穿过城门口，走到承宣大街，便向廉州府监狱走去，走到牢门口向狱卒唱个喏：“大哥，行个方便，让我探望一下我的亲人好么！”

狱卒甲见媚川一个村姑打扮，粗暴地：“走开，走开！什么亲人！”

狱卒乙拦住甲说：“且慢！”他走近媚川，伸出手去。“规矩钱！有吗？”

媚川急忙从怀里掏出些碎银递给狱卒乙“大哥，行个方便！”

狱卒甲狡猾地笑笑：“算你还懂规矩，喂，你找的是什么亲人？”

媚川：“我找爷爷金俊。”

狱卒乙为难地：“哦，金俊？知府大人有令，不准任何人探望金俊，邓海生

和苏观升三人。”

媚川顿时紧张起来：“什么，不准探看？”

狱卒甲：“他们是勾通英罗港海寇结众抗税的要犯哪……”

正在这时，一差役跑来传报：“知府大人到。”

狱卒甲挥着手：“走开，快！”

媚川惶惶地闪过一边的街巷口。十几个差役拥着知府和狱司走到牢门，狱卒一齐施礼。狱卒甲引着知府和狱司走进牢门，穿过通道，迳直走到关押海生、金俊、苏观升的狱房。

知府对金俊、海生等人说：“你们听着，明年五月，皇上生辰，要宝珠装饰宫殿，现在赦免你们的罪，让你们回去，好生带领大伙往珠池探采珍珠，报答皇上恩德，不准再闹事了。”

知府看看金俊和海生、观升等：“凡有进献夜光宝珠的，皇上定然封爵授禄、荫护子孙呢……”

司狱命狱卒甲将海生监门打开，将海生、观升、金俊等人的镣枷一一打开。

司狱：“便宜了，快点走吧！”

海生等人已经遍体鳞伤，珠民乙、丙扶着金俊老汉，大伙跌跌撞撞地走出牢房。

躲在狱牢大门外的媚川一见她爷爷被扶搀着走出牢门，便走上来，一把抱住爷爷放声大哭。金俊挣扎着对媚川摇摇头：“我没事，别哭……”金俊用手擦着媚川脸上的泪水。媚川取出竹篮里的荷叶蒸饭和饭包粽分给众人。媚川拿着饭包粽走到海生跟前递给海生，海生接过饭包粽问：“我妈妈没事吧？”媚川摇了摇头：“没事，我天天陪伴着她，她眼都哭肿了。”海生感激地：“这些天来多亏你了！”媚川用毛巾擦着海生脸上的血迹。海生一伙坐在路旁歇息着吃着媚川带来的食物。金俊叹息着：“这次大采又不知要夺走多少珠民的性命……”

观升愤愤地：“横竖一死，到时将百几斤拼了……”

珠民乙：“不是没地方可走，逼得紧逃英罗寨去……”

金俊摆摆手制止着：“不必多说，有一步走一步吧！”

海生他们吃完了食物，互相搀扶着跌跌撞撞地向白龙方向走去。

白龙圩，正值集日，赶圩的人熙熙攘攘。圩中心里正一个劲敲着铜锣，啜啜的锣声震撼着每个赶集的蛋民。

锣声过后，便传来里正的喊声：“下月大采，所有珠户和渔户的大小船只都要封存候用，所有青壮年不论男女通通出海采珠……”蛋民惶恐地奔走，都意识到将有大难临头。

人们奔走相告，各寨里正挨家挨户登记船只和人伙。闹得沿海八寨鸡犬不宁。

海生家里，媚川在给海生敷药，他母亲在熬木茹粥。媚川：“这几天好点了吗？”海生伸着胳膊：“好多了，你爷爷呢？”

媚川：“身体各部都没事了，可棒疮尚未痊愈。”

海生：“妈，舅父以前给的那些疮药你放哪啦！找出来给金大伯送去。”邓母嗯了一声迅即在一个柜子里取出一包草药，走到媚川跟前：“阿川，你用这包草药熬水给金大伯洗棒疮，两三天会好的。”

邓母转身回到厨房捧出两碗木茹巴粥，递给媚川和海生：“你们吃吧！趁热。”媚川接过木茹巴粥：“伯母，你也吃吧！”

媚川将自己碗里的木茹巴添到海生碗里，“你多吃点！”

邓母在一旁看着：“还有哩，快吃。”

媚川吃完了木茹巴粥，帮邓母洗了碗后，她又走到海生跟前：“你好好养伤，明儿来看你。”这时邓母用布袋装了几斤木茹巴：“阿川，这些拿回去。”媚川：“家里吃的还有呢！”

邓母：“这是海生舅父送来的，有好几十斤呢！”

海生：“妈，给观升哥家送几斤去，顺便看看他的伤好了没有！”

邓母：“昨天我送去了，观升的伤好得快，他一定要来看你，我给劝住了。他母亲的眼疾也好些了……”

海生点了点头，含着泪：“这些日子难为他了。”

海生挣扎着起床送媚川出大门时说：“阿川，顺路去看看观升……”媚川点了点头。‘嗯’了一声回家去了。